

忆访泰戈尔故居

邢建榕

1924年和1929年，印度诗人、亚洲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泰戈尔三度到访中国，每一次都以上海为中心，后面两次居住在徐志摩陆小曼夫妇家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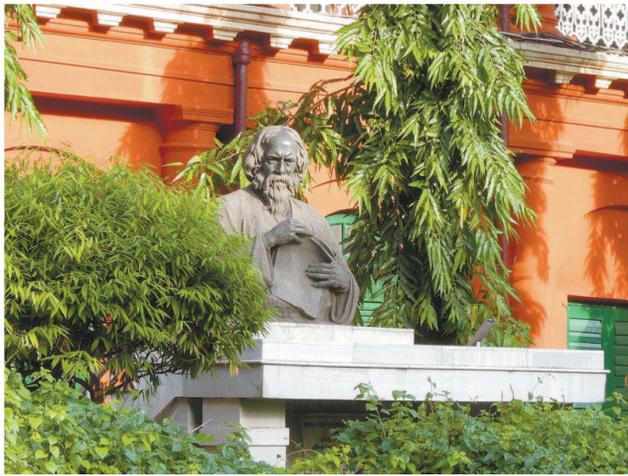
南昌路茂名南路口精致小花园里，一座泰戈尔的半身胸像，印证着泰戈尔与上海的情缘。此番印度朋友组团来访，寻访泰戈尔一百年前在华履痕，也到此一游。时光交错，这倒是使我想起多年前访问泰戈尔故居的情景。

烈日下，我们一到加尔各答，便直奔泰戈尔故居。故居位于市中心一处人口稠密的居民区，中国人有大隐隐于市的说法，于此而言颇为贴切。在故居外的马路口，一座牌坊上面，竖立着泰戈尔像，这是这座牌坊的最特别之处，当然肯定与泰戈尔出生在此有关。

经向路人询问，我们从牌坊下的一条小路进去，一路上但见嘈杂景象，黄包车一辆接一辆，车身似乎比老上海的黄包车要高一些；偶尔见到一名拿着竹竿（指挥交通用）的警察；狭窄的人行道早被各色人等占据：懒洋洋的摊贩，泥鳅般黝黑精瘦的孩子，坐在地上的玩牌者；仿佛来到了夏日下老上海旧城厢的某条街道。

徒步约10分钟，到达故居大门，一座被绿树和草坪围绕的L型三层红砖房赫然矗立眼前，印度传统建筑风格，院子内鸟语花香，环境宜人。在印度各大城市，往往一边是富家区，一边是贫民窟，一路之隔，两个天地。

故居现在是泰戈尔大学的一部分，我们没有朝故居后面的校园去。故居院子的一端，楼边立着泰戈尔的半身铜像。大概是暑假的缘故，偌大的院子和故居没见到什么人，却见鸟儿漫步，松鼠探头探脑，有着一份圣地般的静谧。“鸟儿愿为一朵云，云儿愿为一只鸟。”在院子里漫步，会不由自主地冒出几句泰戈尔的小诗。



上图：印度加尔各答泰戈尔故居的泰戈尔雕像。右图：1924年4月12日泰戈尔坐船抵达上海的摄影报道。均由本文作者提供



印度诗人泰戈尔先生之抵滬

进入故居参观，先脱鞋，亦不得带照相机和包袋。在印度，凡进入神庙、圣地或纪念地，须脱鞋赤脚以示尊重，因为鞋子脏且不说，皮鞋多真皮，属风俗禁忌。不带相机、包袋，自然也是为保护故居文物起见。在印度博物馆参观时，虽允许带人照相机，但被要求按机购票，因此每架相机上往往粘着“已允许”的小纸片，那自然是付过费的。

故居内部的房间高大宽敞，房间外均有敞开的围廊，有利于缓解印度天气的炎热。房间很多，从泰戈尔出生的产房，到泰戈尔最后的安睡房，都保存完好。故居展出大量泰戈尔的生平资料，包括照片、绘画和实物，还有许多来访者赠送的礼物。泰戈尔出生于加尔各答一个富人之家，家族里名人辈出，泰戈尔祖先的几幅油画像，几乎有真人般

大小，不愧为贵族世家。泰戈尔本人也擅长绘画，他的绘画作品挂满了一间房子，但没有任何说明，要不是我对他的画有所了解，谁也不知道这竟然是泰戈尔的原作。泰的绘画作品尺幅不大，但情感炙热，色彩浓郁，线条奔放不羁，画面极富想象力。

仔细参观完故居，泰戈尔的生平和创作大体了然，但并未发现他与中国关系的丝毫内容。与此不同，泰戈尔访问日本的照片资料，却专门辟了两个展室，这些资料和布置，均由日本人士收集提供。

我边走边想，中国几乎无人不晓泰戈尔，印度朋友知道泰戈尔三访中国吗？一百年前的中国上海，泰戈尔乘坐“热田丸”号轮，踏上虹口汇山码头。据见过泰戈尔的邵洵美妻子盛佩玉回忆，泰氏身材高大，灰白的大胡子散在胸前，一身灰色的大袍，一顶黑色平圆顶的帽子端正正戴在头上，就好像她看到过的寺院老方丈。

“中国是几千年的文明国家，为我素所敬爱。”泰戈尔在张园演讲，到龙华看花，漫步四马路，功德林吃素斋，二十多场活动，他不谈文学，不聊诗歌，却为东方文化的衰落而耿耿于怀，几次三番批评西方带来的工业化和商业化后果。但那时新文化运动已轰轰烈烈，有掌声，有嘘声，泰戈尔不知所措，心情复杂。

回国前，伤离别，泰戈尔拿出一件

紫红色丝织印度长袍，上面用金丝精绣着富有印度民族色彩的图案，对徐志摩夫妇说：“我老了，恐怕以后再也不能到中国来了，这件衣服就留给你们作纪念吧。”徐志摩、徐悲鸿后来都到印度探望过泰戈尔，千山万水，留下一段佳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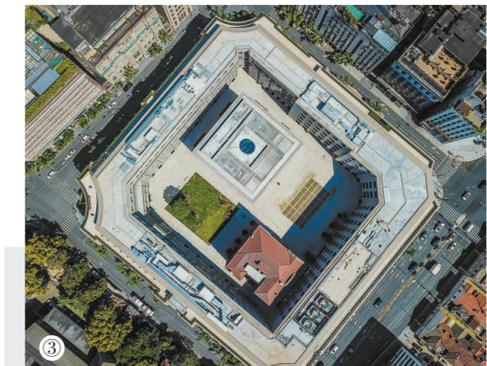
现在，泰戈尔故居里已经陈设了泰戈尔中国之旅展览，据印度朋友说展览很受欢迎，并希望不断补充完善新资料。

“异乡开着不知名的花卉”，这是泰戈尔怀念中国的诗。除泰戈尔外，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到访的外国文化名人，总数不下百人，包括杜威、罗素、爱因斯坦、玻尔、马可尼、萧伯纳、卓别林、郎之万、芥川龙之介、斯诺等人。

中国物理学会第一位名誉会员、法国著名物理学家郎之万，1931年到访上海，在明复图书馆作了演讲。他后来回忆说：“如果我的年纪允许，我计划再次到中国去。遗憾的是，我对中国认识得太迟了，人们隐瞒着中国的真实情况实在是犯罪。”

在交大徐汇校区，有一根马可尼柱，这是意大利科学家、无线电之父美誉的马可尼在交大演讲后，与师生们一起设置的纪念物。

爱因斯坦则在工部局大楼礼堂做了关于相对论的演讲。该大楼正在进行更新改造，不久后将对外开放，成为外滩一个新的地标性建筑。日前路过此地，但见围墙广告上写着：“城市的韵味被匠心传承。”（参见下图）



知道“蚌病成珠”这句成语古话，还是从年轻时“读钱”而来。钱锺书先生有几篇不可多得精彩白话论文，其中一篇《诗可以怨》里，就引用了刘勰《文心雕龙》里“蚌病成珠”的话，来说明古诗文评论中“穷愁之诗易好”的道理。蚌贝之类，误入了泥土沙石，体内局部变异成病，结成“异物”，却是晶莹剔透，人类拿来看见，觉得漂亮美丽，就赞美其为珍珠了。大自然里，类似的例子其实很多。年轻时读书粗疏，眼光一扫而过，只记得取“蚌”的这一句，其实钱先生文章里广征博引，仅仅苏轼《答李端叔书》里的一句“木有瘿，石有晕，犀有通，以取妍于人，皆物之病”，就在蚌之外，起码说到了其他的三样：石头的晕纹、犀牛角的小空腔、小通道以及树木上的曲折有致的瘿瘤的突起，在木、石、犀本身，都是“病”，而都能取妍、取悦于人。

说到木，东坡提及的还是木之外形上的“瘿瘤之美”，木还有一样“病”，是属于内在的，可称之为“木朽成香”，比如沉香木，它的香来自木质自然的或者人为的朽坏。在这种木的朽坏处，大约是由于木自身的“应激”反应和“修复”机制，会集中地分泌一种比较“浓郁”的树脂树液，时间一久，就形成不同于原来木质的一种特别的物质。闻一下那些有特别质理的原木，有淡淡的“香气”，切削成粉屑，制成香品，焚香袅袅，香气便更为浓烈了。

我不是一个兴趣广泛的人，生性也算不得雅致，与香文化的情分一向比较浅。只是因为爱读一点古书，翻过几页《香乘》《香谱》、《香乘》中有一节说：“沉香木，一点‘用场’也没有。只有在狂风暴雨的‘磨练’下，树身干枝受伤折断，沉香木才算‘成材’，受伤的地方会慢慢形成‘可以制香’的东西。这番话，把我头脑里的记忆‘激活’了，把那个‘蚌病成珠’的‘语型’模样，在脑子里生编了一个‘木朽成香’的说法，日子一长，自己也忘了。”

这次偶遇沪上的一位沉香专家，他详细地给我“普及”了一下沉香的基础知识。一开口，他就说，沉香沉香，大家都觉得很名贵，其实“不受伤”的沉香木，一点“用场”也没有。只有在狂风暴雨的“磨练”下，树身干枝受伤折断，沉香木才算“成材”，受伤的地方会慢慢形成“可以制香”的东西。这番话，把我头脑里的记忆“激活”了，把那个“蚌病成珠”而生编出来的那个“木朽成香”的话，提了一下。专家不吝于“表扬”愿意活学活用的无畏者，说“就是这个道理”。

我后来还被邀请到专家的“香堂”，看了陈列的各种沉香“原木”的样品。那简直就是把《香乘》古籍上的那段文字配上了“实物说明”：有的是因为自然朽坏而形成的；有的是人工斧伐、凿孔而形成的；最让人惊叹的是“因虫漏而结”的“虫漏”一品，那些孔洞和孔道，纵横交错，互联互通，宛如一个微型“地道官殿”，足供人遐想探幽、细思入微，真是不可多得的自然“艺术品”，对面欣赏还觉欣赏不够，哪里舍得用它来制香哩。

大概由于那段生编的“木朽成香”，专家误认我对香文化懂得不少，所以很乐意与我多交谈。其实，惭愧得很，大部分都是“对牛弹琴”，我不仅缺少知识，而且悟性也浅。“东方香堂”所制的各类香，有“汉格”，有“唐风”，也有“宋调”，经专家一一介绍，闻香略有辨识：“唐风”氤氲，香气似有扑面而

来之意；“宋调”幽淡，若有若无，香味往往让你有偶遇之感。这些即兴的“浅见”，依然蒙专家不吝的鼓励，说是“大致不差”，今后有时间、有兴致，还可以多交流。

听专家说，以前沉香贵重，主要是自然出产少，物稀为贵的缘故。如今，靠“农民的智慧”，在尝试中嫁接成功，可以人工种植沉香木了。未来，沉香可以制香，还可以入药，促进中医药的发展，如果走通药食同源的路，前途更是无量。不过，由蚌病成珠、木朽成香而言，人类能够享受的那些美和雅，毕竟还是来之不易，值得珍重。与其视沉香为产业，不如视为文化；与其让“网红”代言，不如让专家讲解；与其奉为“奢侈品”，不如让它成为“回到生活本来”的生活用品。

从「蚌病成珠」到「木朽成香」

李荣

笔会



「文汇报」
微信公众账号

图① 摄于2024年5月17日，焕新归来的老市府大楼（1922年竣工的工部局大楼）。图② 老市府大楼二层镌刻着陈毅市长的题词。图③④ 老市府大楼内的庭院广场，清水红砖的四层“小红楼”也有百年历史。它最早是原工部局卫生处、救火处消防员宿舍楼。在本次更新中，经过两次平移的“小红楼”被修缮保留。图⑤ 摄于2019年4月26日，老市府大楼保护性修缮改造启动。摄影 袁婧